

探花郎

好小……小到令人吃惊，这么小的孩子竟能从殿试之中脱颖而出？想来必定有过人之处，将来肯定是国家栋梁！这会朝廷有望，有望了！

聂沧溟大喜，脸色和悦地扶起向他拜大礼的少年，心里正盘算着如何不着痕迹地将他留在身边，不致让他年纪小小便学会与人贪赃枉法，反成朝廷祸害。

不如认这孩子当义弟，也有个名目……少年抬起脸，忽地冲他一笑。

仿佛青天突来霹雳神雷，活生生地击中他的百般心思。

“聂都督。”少年不知他的错愕，略嫌天真地笑道：“传闻都督英雄少年，年纪不过二十出头，便已官拜五府左军左都督兼封爵赐府！在下今年一十八，小上都督几岁，如不嫌弃，日后唤你一声兄长可好？”聂沧溟虽保持笑容，却不由自主地以衣袖拭眼。

“天热，汗也多。”少年误以为他在拭汗，往他跨前一步。秀气的黑眸缓缓眨了两次眼，忽然身子一软，栽向他的怀里。

聂沧溟直觉抱住少年，正要脱口问他有无大碍，是否热昏了头？忽然惊觉怀里是软绵绵的身躯，像是一压便碎……他的心跳漏了一拍！见到一旁的太监向他这里望来，目光似有暧昧，他立刻松了手。

少年没防着他会突然抽手，就要往地上栽去；他不忍，又及时出手抓住少年细瘦的手臂，稳住他的身子。

“多谢都督。”少年虚弱地说道，唇畔仍挤出一抹感激的笑。“您想，如果我昏了过去，是不是就不必赴琼林宴了？”雪白的脸蛋上都是细汗，连唇也是白的，仿佛随时会昏厥过去似。在旁人眼里，这孩子是不中用的文弱书生；在他眼里，却觉这孩子有些阴险。

“即使是昏了，也有人会抬你赴琼林宴。”聂沧溟戳破他的奢望，见到少年天真的笑颜不变，心里起了一阵怀疑。

这笑容真眼熟……眼熟到好象他时时看见这样的笑。他自认识人不忘，尤其是出色之人，他更是记忆深刻，但他对这孩子的脸一点印象也没，只觉笑颜似曾相识。

“你……真是一甲探花？”他询问。

“正是。”少年早料他的不信，不厌其烦地自吹道：“小弟蒙圣上慧眼，钦点为一甲探花，进翰林院编修，将来搞不好内阁人选也有我一分。”聂沧溟失笑。“你倒也自大得很。”“我自大，是因为我聪明。都督若肯收留我，将来必有你的好处。”“收留？”“是啊，我上殿试之前，便听人说道，朝廷给俸极少，家居京师外的进士必得住在京里客栈，每月的房钱不少，吃喝得勒紧裤腰，都督为此将自家府邸挪出作为租舍，专供进士居住，房钱十分便宜，所以望请都督留给小弟一间。”语毕，又同他拜了大礼。

聂沧溟定定注视他半晌，才缓说道：“你对我很了解。”“应该说，我对都督真是十分崇拜，所以对于都督的传闻，都非常注意。”少年又笑了。

这种笑，真令人讨厌！他究竟曾在哪儿见过这样老实里透着虚伪的笑？他家里兄弟甚多，个个性子不同，但从来没有像这孩子一般谄媚的笑容。

“你的恩师何在？照理说，你该投你恩师门下。”“小弟的恩师在你身

后，瞧见了没？他正忙着向状元公恭贺，我能找到住处，他高兴都来不及，都督大可放心。”“吴大人？”循眼望去，正是当今主考官。原以为今日吃惊过了头，不会再有令人惊奇之事，但这少年引来一波又一波的惊喜与扼腕。

“你……就是谭璇玉？”“小弟正是谭璇玉，字砮砮，认识我之人都喊我一声砮砮。都督大哥，以后也请你叫我砮砮吧。”少年笑道。

果然是他！先前吴大人曾提及，谭璇玉才学过人，若是无误，必中今科状元！虽不知为何改中探花，但……可恼啊！

这样的才子怎会是……是女儿身呢？宁愿是自己错看了，偏偏他识人一向清明，站在眼前的小孩明明就是个小姑娘，为何吴大人瞧不出？一个小姑娘又怎会中了一甲探花？若真是聪明过人，就不会自找死路地来考试！须知，要经殿试之前得经过多少大小考试，她得费尽多少年的寒窗苦读？就算中了探花又如何？她真以为皇朝之上由得她胡来？一朝若是被发现她的女儿身，戏弄君臣、欺君罔上都是死罪，这小孩是傻了不成？“就这么说走了，都督大哥，就烦你为小弟挪出一间房来。”“胡闹！”“我怎生胡闹？”少年无辜地问。

“你……”到口的话收了回去。心想，现下揭露她，无疑是死罪；不揭露，让她留住客栈，人多又嘴杂，一不小心被人发现她的性别，只会笑圣上无眼，亲钦她为朝臣。

但，若留她在自家府邸，将来又必会惹祸上身……“琼林宴在即，不便与都督多谈。”少年露齿一笑，得寸进尺地拱手拜礼。“待会儿，小弟会请公公托人到客栈拿我包袱，转送聂府。将来就请都督大哥多多指教了！”聂沧溟微抿着唇，眼睁睁目送她随同其它进士离去。

“这小鬼真狡滑到了令人生厌……”他喃道，心知不得不收留她。惹祸上身总比让皇上丢脸好。从入朝到今日，他终于明白什么叫“有苦难言”了！

“爵爷也有生厌的时候？”有朝臣走到他身边，好奇问道。

聂沧溟转过身，习惯性露出微笑。“章大人是错听了。下官是说，今年科举，真是少年出英雄。”“原来如此。我就说，爵爷脾气好得很，谁能惹怒你呢？”忽然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一甲状元谈显亚与爵爷同年，即日入翰林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，吴大人似乎有意将千金许给他。”“我以为吴大人中意的是——一甲探花。”“你是说，谭璇玉？”章大人恍悟。“方才见你与他交谈，你觉得此人如何？”“他相貌堂堂，不及弱冠，将来必是朝廷栋梁。”他含蓄说道。

章大人轻笑一声。“他相貌确实不错，却无得体应对。方才在殿试上跪拜圣颜，他吓得半晕过去，对谈句不成句，圣心不悦，偏他文章写得极好，他若不改一改小老鼠的性子，将来怎为咱们“做事”呢？他的胆子要大些，现下吴大人的准女婿就不是谈显亚了。”顿了顿，眼神敛聚狡猾。“对了，聂爵爷，圣上对道士极有好感，我家乡有一道士神通得紧，过些日子我要引荐他来京师，爵爷可愿一块上奏担保？将来有此人当中间线，好处是享受不尽的。”衣袖下的手臂青筋微微抽动！他的双手敛收身后，年轻的脸庞绽出光采，点头喜笑道：“大人说什么，下官就做什么。只要大人肯提拔，区区上奏又有何难？”章大人抬脸看他，本想赞他够识时务，但一见他的笑容，忽然脱口而出：“你们真像。”“像？”即使惊讶，他也不曾隐去脸上微笑。“像谁？”“像一甲探花啊，你们的笑容真像。”他微微怔了下。

“我跟她长得一点也不像。”她的面貌清秀细致，是宜男宜女相；他不然，

二十有三，却有一副成熟稳重的相貌。

章大人愈看愈有趣，失笑道：“你们确实长得不像，但一笑起来，那笑容是十足的像，难怪我首次见他，总有眼熟之感，原来是像你啊！哈……你家里兄弟众多，他可不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吧？”他说笑道，聂沧溟也陪笑着。

原来这样眼熟的笑，是在自己身上瞧过，难怪令人讨厌。

打着老实诚恳的面貌，骨子里却诡计多端，这种人最要防，偏偏让她住在他的屋檐下，将来苦的怕是他了。

只是纳闷，她为何存心找上他？“就这样说定了，事成之后，必有你的好处。”语毕，章大人满意地离去。

聂沧溟微眯起眼目送，喃道：“上梁不正，下梁歪。”朝中上下贪官如蚁，数也数不清。原听吴大人提及谭璇玉确实是个人才，为此也不等她来求住，他早已先挪下聂府空房，盼能先收买她，哪知她是个祸水，随时会泼上他一身。

唉！到头来，美梦成空。这样的朝廷，凭他一人之力，还能挽救什么呢？“聂沧溟，年二十三，家有兄弟十二人，性子诡诈多端，擅借刀杀人，须防。”沉吟看着白纸墨字，忆起白日初会时他的反应，提笔又记下：此人以国家为主，国与友，必择前者，纵有深交，也须防他一朝为国卖友。

谭砣砣吹干纸上墨汁，自嘲笑道：“这样的靠山真不保险，随时随地被他害死，也来不及怨言。”晕黄烛光下，她的长发垂放在身后，虽未穿耳洞，但细嫩白肤，略嫌慵懒的神态已流露几分女儿娇气。

幸而近年皇朝荒淫无道，贵族百姓有样学样，个个放浪形骸，以情为名、性欲为实；在坊间台面下赌注，赌谁家男孩生得最美，因而一时之间，只闻贵族一夜尝百女。她初听之时，只觉作呕万分，却不料这样的风气助了她一把，无人疑她偏女相，只当现今这样弱质的男孩愈来愈多。

她卷起纸，收到书柜之上，掩嘴打了个呵欠，肚皮忽然作响起来。

“惨了。”她叫苦。

聂府房租便宜，但进士共享一仆佣，一入夜，什么事都得靠自己来。

不知厨房还有没有剩食？她想了一会儿，将长发绑起，懒得换上束胸长布。她才十八岁，发育较慢，只要没有大风，应是瞧不出她胸部凸出。明知自己有惰性，迟早有一天会害了自己，但这是天性，难以更改。

“忙了一天累极了，偏偏在这时候叫饿，这个肚皮真不争气。”她喃道。推开房门，凉风袭来，她缩了缩肩。

来时她只认自己的房间，领路仆佣并未带他们认聂府其它院房。半合着眼，沉吟了下。

“厨房在哪儿，我也不清楚，不如就走个一百步好了。”她微笑，踏出一步再一步。圆月当空，趁着月色出庭院，往东边走去。

“一二三四五，五步已成空；六七八九十，十步仍无食！唉，可别白白走了。”她走走停停，无心赏月，只低头数着步伐“九十七步啦，哎呀，连个人影也没遇上，这下可好，真要饿肚子了！九十八……九十九……一百……”正好踩进拱门内停下，多一步也不肯再走了。

忽地--“谁？”稚气声音暴喝。

她抬起眼，见到银光一闪，直往她逼来，同时眼角瞥到熟悉人影。她动也不动，任人抱她离开原地。

“爷，小心他是梁上小贼！”银钩嵌进石砌拱门内，聂沧溟身后的小董大声急叫道。

“你连人也不看，就能确定他是贼？”聂沧溟回头瞪了小董一眼，不悦道。再低头望向怀里少年，错愕了一下。“是你？”“好巧，大哥。”她无辜笑道。

“你怎会在这儿？”“小弟饿了，特地出来觅食。大哥，你先放下我，莫要教小娃娃儿看傻了眼。”聂沧溟这才注意他只手搂住她的腰，她的前身倚在他的怀里，极为柔软--他连忙松了手，她直接跌坐在地。

“哎呀，好痛，大哥你要放开，也得小心点啊！”她哀叫道。

他瞪着她。月光下，她的长发上束，但仍然有些湿意；身上香气传来不断，必是刚沐浴过，难怪.....难怪她没有束胸。

他尴尬地掉离视线，指尖微微发热，不敢趁着月光瞧着她白里透红的肌肤。

“爷.....我懂了！他喊你大哥，原来是爷的兄弟！”小董忽叫，短短的肥腿跑上前。

“她不是我兄弟。”他斥道：“你忘了今日有进士要搬进来？”小董果然还太小，白日还耳提命面。到晚上她就忘了，人多复杂的关系她记不住，只知陌生人等于敌人的说法。

“爷.....”“喊爹。”聂沧溟纠正。转向谭砮砮，抱拳道：“谭大人莫要见怪我家女儿无礼。”“什么大人！聂大哥，以后咱们就是自家人了，你叫我一声砮砮小弟便是，别再用官场那一套。”她的目光落在小董身上，黑眸缓缓眨了两次后，向她招手。“来来，小妹子，我懒得起来，你过来一下。”小董迟疑地看聂沧溟一眼，走到谭砮砮面前。“谭.....谭.....”“叫我砮砮哥哥就好了。”谭砮砮从怀里掏出一双手套。“你是大哥的女儿，理当该送见面礼的，偏我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随身带的只有一双手套，你就收下吧。”正要拉起小董的胖手，小董立刻退后一步，脸红道：“爷.....爹说过，无功不受禄，小董不能白白拿公子的东西。”“哦？那正好，我饿得慌，小妹子，我是最怕饿了，你要能拯救我不饿死，这就是大恩了。”“这.....”身为爷的护卫，该随身不离爷，怎能帮这个公子哥哥进厨房呢？见到聂沧溟向她微微点头，又见这双手套绣着缤纷的花朵，她呐呐说：“我.....去去就来，马上就回来，爹，你千万别乱走。”她红着脸收下手套，展现飞毛腿的功力消失在拱门之后。

“跑得比我还快呢。”谭砮砮惊奇叫道。

“你半夜不在房里休息，为何走到这里？”“因为我饿了啊。”“你刚自琼林宴回来.....”“你当官宴能吃下多少？何况，我一天得吃六餐以上。幸好找到大哥，不然明日一早，府里会多了具躺尸。”她仰起脸，注意到聂沧溟的视线始终落在它处。“大哥，你有女儿了？我瞧她不像你。”“她自幼跟随我，咱们情同父女。”他淡淡说道。

“小弟听说大哥家中兄弟众多，每一人都有贴身护卫，大哥的贴身护卫该不是小董妹子吧？”她试探问道。那小娃娃看起来不过八岁左右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身怀绝技的护卫。

他的目光终于掉回，定定注视她。

“你私下调查我？”有心人要调查，他是不介意，唯独她，总觉赤裸裸地曝光在她面前。

“不算调查。聂家在京师一带是茶余饭后的话题，先莫说大哥在朝为官，聂三年纪轻轻接手全国书肆，已有小成；老五“传说”在邻国经营书肆；老六学医等等。大哥，这些闲话我只要在客栈里一坐，到处都是。”她东张西望，瞧见有凉亭，估了估距离，向他伸出手来。

他瞪着她细白的手掌好一会儿，才恍悟她的用意。

他迟疑了一下，握住她滑酥的小手，拉她起身。她的行为真不像是个姑娘家，若不是他极为信任自己的双眼，早就误认她为男子了。

她走进亭中，迟缓又东摇西晃的。

“你……喝了酒？”不敢走近她，因为充斥鼻间的皆是她的香气。

“在宴上是喝了点。”她坦白道，倒在石椅上。“幸好我只是小小探花，不然早让人抬回来了。”见他保持笑容，目光却露嫌恶，她笑道：“小弟不是醉酒，只是挨不得饿，一饿就头昏眼花了。”她的身子似无骨倾趴在桌上，不像读书人坐得端正。

聂沧溟不赞同地蹙起眉。忆起先前她面对小董的银钩，闪也不闪，问她道：“你不曾习武，方才你不躲开，若是误伤，你不怕吗？”“大哥在场，凭一个小娃娃儿，怎能伤得到我，是不是？”她的语气真诚，却骗不了他。

这样的语气，他再熟悉不过了。白日在奉天殿外，因为太过震惊她的性别，一时不察着了她的道，但章大人无心的话让他细细打量起她来。

她无时无刻不在笑。笑似真诚，在他眼里却显虚伪过头，果然像极自己一向对旁人的态度。

见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，她笑叹口气。“好吧，我瞧大哥也是聪明人，小弟就从实招来吧，原本想给你图个好印象的。我不是不怕，而是懒得动，方才从琼林宴回来，我沐浴更衣后便饿得慌，人又贪懒，也不愿半夜差仆进厨，我就告诉自己，若能在百步之内找到厨房，我就找些饭菜吃；若是不能，就打道回府，大不了明儿个不上翰林院便是。”他奇怪问道：“为何明日不上？”“因为小弟起不来。我说过我是挨不得饿的，白日若是饿一顿，我就没法思考，容易胡言乱语；晚上饿一顿，隔日恁是敲锣打鼓也惊不醒我来。”“你千辛万苦考中功名，却又漫不经心。你要知道在朝为官，哪由得你胡来，说不进翰林院就不进！”他微斥道。依她这样任性想法，不必等她被人发现她的性别，在那之前就先给她的情性害死了。

她微笑，打开扇子纳来凉风。说道：“什么叫千辛万苦，我可没尝过！这功名，易考，八股文不过尔尔，考上了也不稀罕。”聂沧溟微眯起眼，瞧不惯她自大的言语，却也不再出言反驳。她与他何干？何须他来多嘴？过了一会，小董快步跑回来，端着一笼热包子。

“哎呀，好香，真是麻烦小妹子了。”谭砣砣忙不迭地接过，撕开包子小口吞食。

她的吃法十足秀气，一点也不像饿坏的模样。

“府里的厨子做的菜很好吃、很好吃。”小董与有荣焉说道，随即规矩走到聂沧溟的身后。“爹，咱们是不是要回都督府了？”是该回去了，小董还小，禁不起一夜折腾。他再看谭砣砣一眼，忽出一句：“你的相貌不像短命之人。”他暗示道。

“大哥说得好。小弟从出生起，就没吃过苦。算命的也说，我将来有命有运、有财有势，几百年来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好命的人，我从乡试一路上来，果真从未重考过，中探花后又遇上一个好大哥，有个栖身之所，就连大哥家

中厨子也是手艺一流，先别谈以后，现在我的命就好到不能再好了。”她笑道，一个包子只吃了几口，就搁下了。

这丫头真狂妄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他沉住气，看在他年纪轻轻又有几分才学，他好心暗喻道：“伴君如伴虎，在朝为官，须步步为营，若是惹得圣心大怒，就算皇亲国戚，项上人头也要不保。你若无此心长久为国尽忠，就趁早放手回乡……娶妻生子吧。”一个女人能当多久的官？十年？二十年？即使终身不嫁，她又能掩饰多久？分明是自寻死路。

“这是大哥过来人的心里话？”她一脸感动莫名。“原来大哥真当我是兄弟，才会将心底积压已久的抱怨说出口。你放心，这些话我左耳进、右耳出，不会到处传话，毁你长久建立的好名声。”她嘻皮笑脸，见了就生厌。

“谁当你是兄弟？”他的笑容没了，咬牙薄怒道：“别要大哥长、大哥短，我家兄弟够多，不必再多添一个。”“大哥是嫌弃我？”她震惊道。

“我岂止嫌弃你，你本就不该出现在这里，你能中探花，已表你学识过人，普下的读书人皆逊你一筹，你该满意了，快快辞官吧——”“爷！”小董叫道，生平第一次见到爷动怒，也第一次见到……男人的眼泪。

“呜……我……我真难过……原来不止恩师嫌弃我，连大哥也嫌……”谭斌悲从中来，哽咽道：“我常听人道，京师为官，免不了贪赃枉法；当官，不是为了国家，是为了养自己……只有一个官是与众不同的，便是左军都督府里的聂爵爷，不收脏钱，只图为国尽忠，连朝廷也无力给咱们这些进士住的地方，只有聂爵爷捐出自家府邸，我仰慕啊……呜，哪怕只能跟心目中的英雄扯上一层薄薄的关系……我也愿意啊……呜……”“爷……”小董扯了下他的衣角。

明知她是在作假，仍然看呆了。

“呜……我好可怜……咳……咳……”被方才的馅肉呛到了。

小董连忙跑到她背后拍着，目光不赞同也瞪着自己奉若神明的爷。

“爷，公子其实真的很可怜……”可怜？他以为他够奸，不料有人比他更奸险！连小董这个忠心的孩子也被骗了过去，不用想将来她在朝中会如何作威作福。

聂沧溟微咬着牙根，露出怒笑。

“谭大人，你不辞官，我不阻拦；你要住下，我也不会拒你于门外便是，你可以收起你的眼泪了。”女人的眼泪，真廉价。

“大哥，当真吗？”她泪眼汪汪地问道。

他拂袖。“随你吧。”她要自找死路，也怨不得他了。“小董，回府了。”

“大哥是该回都督府了。”她的眼泪收放自如，泪挂两颊，黑眸却不再掉泪。她破涕笑道：“早点回去，好撇开关系。”他停步，转身望她。“撇开关系？”

“大哥收拾包袱，是为回都督府，这对你对我们都好。其实每月房租对你只是九牛一毛，如果免费供给咱们租用，有多少进士会感激你，将来在朝中若立为内阁学士或者封赐侍郎、尚书，念你恩德的必有回报，这算是长远投资；但你不要，你一定得要咱们付租，三餐附赠，点心要钱，仆佣是有，却只有一人守着那作为租舍的房院，比照一般客栈要好上一点而已。大哥，你是存心避祸。”他眯起眼。“避什么祸？”“谣言之祸。省得人说你养这些同僚是为自己。”他冲动地跨前一步，小董以为他要打人，连忙拉住他，吓叫道：“爷！”“你……”“大哥？”她笑着。

真巴不得用力摇晃她的肩，问她为何要是女儿身？是男的，多好！能

猜中他心意的，只有她。

他家中有弟，但各有志向，他们对他为国为民的选择不表赞同、也不表反对，更别说是了解他在朝中的心思，如果她是男的多好，定要当下立收她为义弟，与他共同尽忠！

偏她是女的，一个女人能有什么作为？“爷，爷，别气别气！”小董急叫道。瞧见聂沧溟青筋毕露，心里吓了一跳。她自跟随他以来，从未见过他和颜悦色以外的表情，即使有人挑衅，即使有人中伤，爷也不曾暴怒过，但今晚连连动怒，对象都是同一人。

“大哥，好走。小弟懒，所以不送了。”她露齿笑道。

聂沧溟瞪着她半晌，才咬牙道：“小董，走吧。”又看她一眼，几乎要捶胸顿足；每看她一眼，就觉心痛不已，这样良好的俊才……竟是女的！

谭砭砭目送他们离去，有一捺没一捺的，喃喃道：“思考……真累。”她一向不太愿意动脑，与他交锋，不但得观色，还得揣其意，不停地转动她快生锈的小脑袋。

“奇怪，为何他不喜欢我呢？他是个习才之人，应当礼遇我才是，怎么反而对我处处恼怒？”沉思了会，直到凉风袭来，她打了哆嗦，连忙将烦恼抛诸脑后。

他的心不好猜，但无妨，只要能当靠山就好。她又撕了一个包子，舍皮只吃馅肉，咕哝道：“真饱。”

2

海风袭来，飘来一股淡淡的海水味，一如聂五身上的气味。

“送到这里就好，反正小舟在前，我是去定狐狸岛了。”聂五笑道，俊秀的脸庞透出一丝诡异。

聂沧溟淡淡一笑。“此次一别，不知何年再聚，多送你一程也无妨。”聂五瞧他一眼，哈哈大笑。

“大哥，明人眼前不说暗话，你送我，究竟是为我，还是为其它人？你怕我临时改变主意，决定就近据山为寇，与朝廷相抗？真是这样，这又有什么不好？反正上有昏君、下有贪臣，吃苦的是百姓，你猜，我的出现，能救多少百姓？”他年纪轻轻，已有唯我独尊的心思。

小舟靠岸，聂五毫不迟疑地跃上去。

他回首，戴上狐狸面具，说道：“大哥，狐狸岛是我的，我可以让它成为天堂，也可以拿它当人间地狱，更能将它视作成为大明皇帝的跳板。”见聂沧溟面容一整，他笑得更邪。“你以为我真要当皇帝？那样的皇帝，我才不受：大哥，自幼人都赞我聪明过人，为什么，因为我锋芒形于外；而你就不同了，你的反相就是你的面具，一辈子也不肯拿下。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永远没有人了解……”既然无人了解他，那么他就将一生奉献给朝廷吧！当时他如此答道。

“聂兄，你在想什么？”左军右都督段元泽走进都督府里。

聂沧溟回过神，微笑道：“我在想，方才其它地方参与京督的军队名单已呈上来，你何时会交出京师军队名单？”哎呀，来得不巧。段元泽堆起笑。

“那事稍后再谈，现下有一个大问题--”“哦？”他随口应道，收敛心神。已许久未曾与五弟联络过，为何刚才会忆起他临走前的那段话？“这个问题，是从翰林院出来的。”聂沧溟一僵，原要站起的身子硬生生地停下。他迟疑了下，满面笑容试探道：“翰林院出了问题？”“是啊。翰林院的今科状元谈显亚，你可见过？”“前几日在奉天殿外，远远看过一面。”他略急答道，接着问：“然后呢？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？”段元泽见他急促，失笑道：“沧溟兄，难得见你这么紧张，难道你对吴大人千金有好感？”瞧见聂沧溟面色疑惑，他解释道：“状元公与你年纪相当，又相貌堂堂，果真被吴大人相中，意欲招赘。怎么？你真对吴千金有好感，我找个媒婆帮你说上一说好了。”我连她一面也没瞧过，谈什么好感？”差点吓出一身冷汗。谭砮砮可真幸运，女扮男装数日待在翰林院里，竟无一人看穿，反倒累得他，日日夜夜担心受怕。

怕她一朝被揭露，累他性命。

“吴大人今日因病未上朝，元泽儿的消息真是灵通。”“我倒宁愿你说我是八面玲珑，京师里的小道消息没一个逃得出我的眼下。”段元泽自豪道：“除去榜眼程孝隆高龄外，状元与探花皆是年少之身，行情看涨。从我安排的密线得知，吴大人原望谭砮砮高中榜首，将女许给他，哪知人算不如天算，圣上钦点谈显亚为状元，我与他交谈过几句，是个心高气傲的读书人，将来有吴大人当靠山，他在朝中官运怕要扶摇直上了。”“你的小道密线还真多。”段元泽不理他的半讽，继续说道：“榜眼程孝隆太老，咱们跳过他，直接谈这探花郎吧，我也跟他谈过几句话，这孩子……”聂沧溟的心跳快了一拍，哑声问道：“如何？”元泽与他曾随同一将军征战沙场，一路受封至此，虽自调升京师之后愈见懒散，但他对大事的眼力不差，应能辨出她的性别。

段元泽奇怪地瞥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这孩子真够聪明，又不会锋芒毕露，朝中有这等新血，是大明之福。沧溟兄也有识人之能，瞧见他的第一眼，也是这么想的，是不是？”聂沧溟不自觉地苦笑。他确实曾想认她为弟。

“沧溟兄，我乍看他的第一眼，你猜我心里还怎么想？”聂沧溟刚放松的情绪又紧绷起来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想？”他微颤道。果然被认出来了，要怎么与她撇清关系才好？他的失态，段元泽看在眼里，暂不作声，只是说道：“你也知道近年贵族淫乱有加，养童不算，各式各样淫乱的花招都出笼了。我还曾听有贵族在比谁家生的男童最美，咳咳，我近日所见的少年还真是……好看得紧。”不止谭砮砮，前几个月告假下南京顺到聂府拜会，看到一个好可爱的小男孩，差点心动将他拐回家，听说是聂沧溟的十二弟。唉，如果是孤儿，他铁定将那小孩带回家，从此走上不归路。

“然后？”还有然后？段元泽不动声色记下谭砮砮此人，下个结论：“我敢打包票，家有未出阁闺女的老臣不会放过他的，说不得不久后咱们又得去喝喜酒了。”“她能成亲才怪。”“我少见沧溟兄对人颇有微词，莫非你听见我不知道的传言？”聂沧溟闻言，立露微笑，巧妙转移话题道：“怎会呢？倒是元泽，你成天收集这些小道消息，能给你带来乐趣吗？”“京师太平，我成天闲来无事，能做什么？喝茶套些无关大雅的消息以自娱，好过狎妓赌博嘛。”即使表面上与聂沧溟亲如手足、共赴生死过，但仍看不透他的心，不敢在他面前抱怨朝廷之乱象无道。

忽然有仆引一名小太监进来，聂沧溟猛然又站起。

“黄公公，莫非是翰林院又出问题？”小太监吃了一惊他知自己在何处工作，连忙点头。“奴才确实从翰林院而来，谭大人他--”“哪个谭（谈）大人？”聂沧溟胆战心惊地问，笑容早已敛去。

小太监低垂着头，恭敬答道：“是新科探花谭大人。”“啪”地一声，聂沧溟手里镇石折成两半。

段元择与小太监不约而同地向他望去。

“沧溟兄，是不是哪儿不对？”段元泽警觉问道。

果然她的身分终究不保。朝中百官阅人无数，怎会看不穿她的女儿身？这下可好，她被揭露，竟差公公前来，想要做什么？想将他拖下水，她是在作梦！

帝皇当要真我为以你“。邪更得笑他，整一容面溟沧聂见”。板跳的帝皇明大为成作视它将能更，狱地间人当它拿以可也，堂能教一名无用女子一块拖死，毁了他的大计？他暗咬牙切齿，正谋脱身之道，小太监又说道：“谭大人在翰林院昏了过去，昏前要奴才请爵爷过院。”“昏？”聂沧溟千绪百转，多疑问道：“公公是指.....她病了？怎么不求太医暂过院诊治.....”是了，她是女儿身，大夫一把脉便知分晓，她当然找他.....为何要找他？他也不过租了一间小房给她，并无其它关系啊。

段元泽见他神色不定，试探问道：“沧溟兄，你何不过去瞧瞧？”“人各有其职，我在五府，她在翰林；一是军，一是文，我过去，徒惹闲话。”若留把柄，对他的将来亦有害处。他对小太监说道：“黄公公，她既不愿就诊，就烦请你背着出宫门--”话头徒然一顿，心想，皇宫之内，不得坐轿，由黄公公来背，说不定会发现她的女儿身.....杀头是她的头，但难保不会拖累到他这个可怜人。

他的牙根收紧，五爪紧嵌进桌案上，从嘴里进出话来--“罢了，公公，你带路吧。”语毕，随着太监走出都督府。

事必有蹊跷！直觉告诉他这个小道王，跟着聂沧溟，绝对可以发掘新消息。段元泽快步跟上，问道：“沧溟兄，你.....跟探花有过节？”“怎会有呢？”他勉强挤出笑。

“那为何你一听见他，你著名的笑容也不见.....啊，我明白了，他对你一定很重要！”“重要？”聂沧溟低吼道。随即注意他们瞪着自己，连忙暗笑：“她不过是我府内房客，就算照面也只是点头而已，何来重要之说？”跟她撇清关系才是真。

“沧溟兄，你不必激动，咱们都明白，都明白了！谭砮砮只是房客，没什么重要，你只是担心他而已--”担心？他当然担心，担心自己本无罪，到头却得陪她一块掉头！天见可怜，他巴不得那日没去奉天殿，让她毫无亲近他的机会！

“我与她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别乱传话。”聂沧溟暗吸口气，平缓说道。

“我懂.....我懂。”段元泽瞪视着聂沧溟额上跳动的青筋。“你.....开始在面目狰狞了，沧溟兄。”他暗示道。

相处多年，今日算开了眼界，瞧见聂沧溟除微笑之外的表情。这时才会想起他也不过是二十出头的青年，有着喜怒无常的情绪。

走进翰林院，不及向翰林官员一一打礼，直接瞧见谭砮砮坐卧在长椅上，状元谈显亚正要探她前额。

“状元公请住手！”他脱口大叫，立时吓了在场官员。

“是聂爵爷？”谈显亚吓了一跳，连忙收回手。

“正是。”聂沧溟上前，巧妙推开他，半蹲下来贴近她的脸，咬牙道：“谭大人？”男女授受不亲，他尽力为她保持贞节，她真该好生感激他。

她撇了撇眼皮，见到是他，气若游丝地笑道：“大哥，你那一声真可怕，都把我给吵醒了。”“你不是昏迷，是在睡？”他压低声音，不可置信问道。

“不，我是饿了。”“饿了？你是说，你饿了才昏过去？”“大哥果然聪明。”瞪她的眼几乎要吃了她。听见段元泽在轻咳，似在提醒他又失态了。他再度挤出微笑，低声又问：“莫非翰林未供你三餐？”“大哥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一日要吃六餐。前几日还好，在这里我勉强忍回聂府，请人送来点心，但聂府规矩每一顿点心都要钱，我的盘缠早用尽了，从昨晚我就没有消夜可吃，今天中午送来的午饭我也不爱吃……”“所以宁缺毋滥？”“知我者，大哥也。我快饿死了……我一饿，就没力气编修，头昏眼花的，全身虚脱无力，我一定得躺上两天……”身侧的拳头紧握，聂沧溟瞪着她苍白的脸色，一股怨气涌上胸口，克制把她活活掐死的冲动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就不该来应试！”躲在家中当千金小姐，不是更好？“大哥岂能因我身上的弱势，而否定我的梦想呢？”“考中探花，就是你的梦想？”他咬牙。认识她起，他的牙，咬得好痛。

她闻言恍惚了下。他看在眼里，不及说什么，她又虚弱地说：“可别管什么梦不梦想的，小弟快饿昏了，我这一昏过去，真要大病了。”她的唇发白，半垂着黑眸，像随时真会昏过去。

“爵爷。”谈显亚上前，小声说道：“不如让我请公公背她出宫，再雇轿子回府休息……”聂沧溟听而不闻，忽然转身拿起她的披风，包住她的身子，而后将她从长椅上打横抱起来。

她的身子极轻，毫无重量，难以想象一天吃六餐的胃口，竟然养不胖身体。

她直觉将脸埋进他的胸前，闭上虚弱的眼睛。

他嫌恶她的轻浮，但仍保持微笑，对着在场翰林官员说道：“让各位担心了。”“不……一点也不……”谈显亚粗哑道。立刻清了清喉咙，视线不由自主落在她羽毛般的身子，再往下移到隔着披风抱住她的厚实双手。

聂沧溟的笑容有些僵化，抱着她往门外走。

“哎呀，我总算明白了！”段元泽回过神，忽然一击掌道。“难怪沧溟兄一听见翰林院，便一改笑脸，变得面目可憎起来，原来……他对谭砭砭是又恨又爱的啊！”

“爱？”在场官员呛声道。

“他……他们是男的啊……”谈显亚微颤说道。脑海浮现谭砭砭清秀的模样。他一向自觉自己相貌俊秀，但砭砭比他还多了清灵之气，身子又瘦弱，确实偏女相。

“是男的，又如何？”道德因皇族而崩丧，文人高唱为性而生、为性而死，变童、狎妓、以处女追求长生道种种荒淫之事丛生，断袖之癖还算普通的呢！

“可是……”谈显亚吃讶者。这……砭砭看起来多乖，就此沉沦太可惜。

“可是……砭砭才进翰林几天，怎会与聂爵爷……生情？”“你不知道吗？现下探花爷就住在聂府里，他们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，你若不信，可以问问在场前辈，为何聂沧溟官拜五府都督兼封伯爵，今年二十有三，家中兄弟十

余人，家产万贯，祖先乃大明开国功臣，相貌又过人，他却一一婉拒朝中大臣的提亲？”段元泽眉开眼笑，喜见不久未来又有无数消息从他嘴里传出去。京师太无聊，只好自己变把戏玩。

“啊，段爵爷的意思是--”“聂沧溟与谭砭砭已密不可分，聂不离谭，谭不离聂，你们记得就好。”再不跑，他会笑场。段元泽连忙抱了抱拳，逃离翰林院后，躲在宫墙一角捧腹大笑。

从今天开始，皇城内又多了一则茶余饭后的话题。他是小道集散地，从各处回收有趣的小道消息，当然也得从他嘴里说出去一些。

“不是我有意打击你，实在是你的反应太可疑了。”他自言自语道：“沧溟兄，在今天之前，我还不知道你会微笑之外的表情呢，教我怎能不好好把握机会整整你呢？”想起他俩第一次上战场杀人，血溅他身，他边吐边逃，战后躲在营帐里偷哭了一场，聂沧溟却能面带淡笑地握刀杀敌。

什么叫面不改色，他第一次深刻见识到了。从此以后，无论上阵杀敌、朝中应对，或对他这等战友，聂沧溟始终没有拿下他的面具。

如果说，世上有什么消息他最想得知的，那就是当聂沧溟卸下二十多年的笑脸面具时，会是怎番的德性？又是谁能让他甘愿脱下面具？从此时此刻起，皇城之内传出众所皆知的谣言--聂沧溟与谭砭砭乃命运共同体，不分彼此了。

哎，他要先避难去了。

一出东华门，就有轿等在外头。

“聂爵爷！”另一头正要上轿的章大人瞧见他，忙走来。“爵爷且慢走……啊，他是……”老眼瞪着聂沧溟怀里的少年，没瞧见少年的容貌。

走了一大段路，聂沧溟气也不喘地说道：“她是翰林院的，大概是病了，我正要送她上轿。”“原来如此……”章大人迟疑了一下，见谭砭砭似在昏迷中，便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本官前几日所提之事，爵爷可还记得？”聂沧溟微眯。“章大人所言之事是……”“道士。”章大人点他一下，暗示说道：“现下已进醉仙客栈，就等本官引荐，他的神通极为厉害，将来必能为皇上谋求长生道。现下他住在爵爷负责的那一区里，还盼爵爷多多照顾。”“这是理所当然。事成之后，还望大人能为下官美言几句。”聂沧溟面色未变地笑道。

“好痛……”谭砭砭喃喃梦呓，双眸仍紧闭，细致柳眉却蹙了起来。

聂沧溟乘机陪笑告辞，当着章大人暧昧的目光，将谭砭砭送进轿里。

黄昏余光，四人小轿住聂府而去。

“往小巷进，会快点。”聂沧溟指示，走在轿旁。原打算直接差人送她回去，但她四肢无力，要如何下轿？“大哥……我快滚出去了……”轿里虚弱无力的声音传出。

她清醒得这般快？“你不会生好吗？”“我没力了……哎呀……”是头撞上轿板的声音。“好痛啊……”他咬住牙，让轿子停下，自己钻了进去。

轿里，她昏昏沉沉地倒着，他的双手隔着披风将她扶坐起来。

“大哥，你也上轿了啊。”“我不上来，由得你大声胡叫，行吗？”她无骨似的身子向他倒来。他直觉要推开她，但轿中狭小，能推到哪里去？只得委屈自己，改让她倒靠在他的肩上。

不知耻！

从没见过一名女子这么的不害躁，就算女扮男装，也该谨守男女之防。

“你在朝中活不下去，不如早日辞官吧。”他坐姿十分端正而僵硬。

“旧话重提，大哥不嫌烦，小弟倒是听腻了。”“你非要我将话挑明了吗？”她微微抬起脸，无辜望着他，笑道：“挑明什么？”挑明你是女儿身！一旦挑明，只有杀头的罪，她还不懂吗？“大哥，那就是醉仙客栈吗？”她忽然气虚道。

他微眯起眼，脱口道：“你……都听见了？”“听见什么？”细白葱指指向轿窗外的醉仙客栈。“我入京应试，曾听说京师醉仙客栈非贵族不能进，可惜我盘缠有限，不能进去瞧瞧。大哥，你想，若依你名义，不知能不能白吃他一顿？”她是什么意思？分明偷听了方才他与章大人的对话。他脑中警铃大作，正要开口，忽然轿子一阵晃动，往地上倒去，他的双脚立踏轿侧二旁，手臂滑过她又平又扁的胸前，顶住两旁平衡。

“你……”她扮男装，胸前必裹厚布，他擦过之时，并无任何柔软，只是……“大哥，外头有打斗声。”她冷静提醒。

是自己龌龊了。他收敛心神，暗咒自己，连忙钻出轿外。

剑从他脸颊滑过，他身子一侧，引开动手的黑衣人。

“爵爷，小心！”轿夫叫道。

谭砬砬从布幔缝隙往外瞧去，轿子似乎停在巷子中央，前后无人无兵。

“哎呀，才当几日探花郎，便生风波、算命仙说我不宜往北，果然应验。”她喃喃道。

听见聂沧溟沉稳喝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敢在天子脚下杀人行抢？”“你是王公贵族，就得死！”“哦？听来你就是近日名满京师，专挑王公贵族下手的大盗了？”谭砬砬见聂沧溟走离轿子几步，露出黑衣人的身影。

“是少年？”那黑衣人的体形不高又瘦，声音稚嫩，分明是未变声之前的男孩。

这样的男孩会是大盗？她不懂武，但一见他们打斗，少年明显居于下风，以这种身手，怎能连连毁杀贵族？必有同伙！

一思及此，她立刻掀开布幔出来，要警告聂沧溟。

“糟了，晚了一步。”她暗叫，瞪着另一把剑落在自己颈上。

“叫救命。”她依言放声大叫：“大哥，救命啊！”聂沧溟转身望去，与他打斗的黑衣人，立往轿前奔去。聂沧溟脚力不弱，转瞬之间追上黑衣人，探出手正要擒住他——“住手，难道你没瞧见你的同伴在咱们手里吗？”挟持谭砬砬的男子说道。

聂沧溟闻言，停下脚步，眼睁睁地看着黑衣少年回到同伙身边。

他露出沉稳微笑，道：“你们究竟想要什么？”“咱们要杀了天地间所有的贵族！”“哦？”聂沧溟仍在微笑，却露出诡异来。

这样的诡异，只有她看得出来，也只有她听得见他脑海里不停运转的计画。她恼叫不妙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乃国之栋梁，你一定要救我！”“我当然会救你，贤弟！”聂沧溟的双眸无情，笑意刻在唇弧上。“他们只是装腔作势，不敢动你！”“谁说咱们不敢？”挟持她的男孩怒吼，剑锋微微划进她的喉间。

“小兄弟，劳烦你使力轻一点。你要拿我当护身符，就别让我受伤，我一受伤，就会有人高兴！你注意点。”谭砬砬目不转睛地望着聂沧溟，不怒反笑。“大哥，你可曾调阅过我的文章试卷？”心在狂跳，什么叫生死一瞬间，她总算明白了。

虽奇怪她的问题，他仍然答道：“不必调，吴大人已说了大概内文。”“我是难得人才，大哥，只要我有心，几年之内内阁首辅非我不可，你要推动什么计画，小弟必有所助益。”她暗示道。

无情的黑眼闪过刹那动摇，随即他含笑道：“我明白，所以我才要救你啊！砵砵，你放心，他们不敢动你……”“谁说咱们不敢动，你要他保命，我偏要他死在这里！”“不！”聂沧溟叫道：“你千万别杀她！她乃朝中大臣，你杀了她，你必逃不出法网！”好个激将法！她自认自己品行是糟了点，但还不致于非让他置于死地的地步，她究竟是哪儿碍着他的国家大计了？他要她死，很难。谭砵砵缓缓眨了两下眼皮，立刻泪水汪汪地泣道：“大哥，你就让他杀了我，好让你无后顾之忧地将他擒下！你不是早就希望拿他交差，对京城贵族有所交代吗？你也能升官发财，不如我死好了……”语毕，她伸手抓住剑锋，却往喉口上割。

少年大惊，连忙握紧剑柄。

她的眼泪如热流滚滚而下，苍白的脸更显柔弱，聂沧溟不忍心地撇开眼，正好瞧见轿夫守在他身后。

若无旁人，他大可无视人质，与少年动手，最好还不小心错杀了她，省得将来麻烦。

他非滥杀无辜之人，但她非死不可的念头愈来愈强烈。

留下她，她将来必成他的累赘；若是累及他一人也就算了，然而他一生大志尽在朝中，他还有多少欲做之事未成，被她拖累，万民受苦！

她的泪，是假的，他不是没有见过。再回头正视时，谭砵砵捉住他一闪而逝的残忍。

“人常说，清官不是好官，好官非正直人所能当，一点也不假。”她自言自语道，放低声量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还不快掳我走，兵分二路，功夫好的带我走，另一个就随你逃吧。”“为什么咱们要逃……”“难道你看不出他与我有仇吗？正要趁此机会斩草除根，再将罪名赖给你们，他也正好向皇亲贵族邀功，从此平步青云！”聂沧溟上前一步，笑得更诡谲。

两名黑衣少年对望一眼，自知彼此功夫不如他，留在此地只会将命给赔了。忽然其中一人抱起谭砵砵跃上屋脊，另名少年则独自往东逃去。

“莫要走！”聂沧溟叫道，不再迟疑，跟着上屋，却不见人影。“好俊的轻功！”那少年功夫平平，轻功倒是一流。

她这一被掳，是……只有死了吧？他的心里从未生起过主动杀人之意，只是借着极佳的机会借刀杀人而已，他也不曾内疚过，因为在他心里，所杀之人皆属必须。

他望着他们逃去的方向正是醉仙客栈附近……他脑中灵感乍现。

“聂都督！”轿夫叫道。

聂沧溟闭上眼，再低头回看轿夫时，已有悲痛。

“快回去召来军兵，莫要惊扰无辜百姓，暂不要往上呈报，否则你我难辞其咎，我立刻追去，说不定尚有一线希望。”轿夫领命，消失在小巷中。

夜渐深。也许，当天亮之时，他的双手又要沾上另一个人的血腥，再一次的借刀杀人。

这种借刀杀人的方法，他一辈子也不会后悔；只是感叹，在兄弟之间，他看似风光，其实他最脏。

“这条路，是我选的，怨不了谁。”

夜正浓，一股腐败的气味随风远远飘散开来。

是闻错了吧？这样的气味她只在一人身上闻到过，而不巧的是那人在几个时辰前毫无愧疚地想置她于死地。

“你……生重病了吗？”黑衣少年压低声音说道。

“我曾料过我的生死，怎么料也料不到自己会活活饿死。”她气弱游丝说道，胃痛难忍。

“饿死最好！省得弄脏我的剑！”她微张开眸子，又闻到那股奇异的味道。明明肯定聂沧溟绝不会前来救她，为何一直闻到他身上味道？难道她饿到出现幻觉？她一向挨不得饿，一饿就无法思考，如今她脑子一片空白，如何使计逃出生天？好难啊。

“我……不行了……”她倒向冰凉的石地上，粗砾的石块摩擦她的脸颊，四肢无力地趴在地上。“杀鸡焉用牛刀？反正我会饿死……你就快走吧……”黑衣少年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秀丽的侧面。

“你以为我会中计？我一走，你便大呼救命，封城门，让我逃不出去？”用力踢了踢她的腰，突然发现披风之下的身躯有些娇小。

“我没见到你的脸，要如何认人？不如你将我绑在此地，等人发现我之后，你也逃之夭夭，不也皆大欢喜？”“你想得美！我要杀尽天下贵族，我要他们也尝尝我的苦！”他低声叫道，忽然扯下面纱。

谭碇碇直觉将眼光掉开，不敢瞧过去。

“我叫殷戒！他们死前，都会瞧见我的容貌，我会让他们死得明白！”他攥住她的下巴，暗惊她肌肤细致柔软，硬将她的脸扳过来。

微稀的月光之下，谭碇碇的黑眸微微眯了起来，瞪着眼前的少年。

少年的容貌异常的俊美。先前光看他的丹凤眼就隐约知道他生得好看，但没想到他好看得……让人觉得恶心。

眉目之间带着阴柔，乍看之下非男非女，肤色微黑，但无损他五官的精美……精美得极为刻意？明知这不是易容，是他天生的长相，但总给她一种错觉，他的容颜像是分别挑出最美的器官组合而成。

如果她说，她想先去吐一下，不知行不行？“这都是你们搞的鬼！”他忿恨说道：“如果不是你们玩那种可笑把戏，为何有咱们的出生？”啊，她是饿极无法思考，但连上天都存心给她机会了，她不利用，就真枉叫--碇碇了。

她的冷汗仍在流，眸子却呆滞地眨了两下，气处道：“小兄弟，我才十八……还不致于到生下你的年纪。”殷戒呆了呆，脱口：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”“你在说，你是无辜的可怜人……我也是啊！难道你不觉得我其实长得也很……特别吗？”是有一点特别，明明是男孩子，长得清丽不谈，连身子的娇弱都与女子无异。殷戒怀疑地瞪着她。“你是官……”“我确实是官，因为我比你聪明。”她微笑：“你以为杀了全天下的贵族有何用？上梁不正，下梁歪，今天皇上无道，就算你杀了所有贵族，借腹生子的把戏照样持续。

我入京应试，是望有朝一日大振朝纲，重洗社会风气。”殷戒哼了一声。

“我没这么高的志向！”“我明白，因为你是一介武夫，一辈子只能是一个躲躲藏藏的逃犯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“因为我够聪明，所以我懂得当官，以官欺人的滋味真有趣。哎呀，咱俩出生是一样的，但命运却不同呢。”“谁要跟他们成一丘之貉！”他怒叫，拔剑相向。

谭砬砬不惧不怒，反笑道：“你想杀了你的同伴？”“我的同伴不是你！”“那就杀了我吧，反正我不知我爹究竟是哪家贵族，我娘也早遗弃我……我原以为我寒窗苦读，当了官，造福百姓，不会再有像我这样的孩子出生，但人人依旧笑我、依旧欺我，我留世上又有何用处？你不如快刀杀了我，没有痛苦，来年我生在普通人家，过着普通生活……”她含泪道。

她说的每一句都是他过往的回忆，如果不是相同遭遇的，又能如何得知呢？他咬牙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恨呀……”“小兄弟，我引荐你入宫吧……”她柔声说道。

“要我当太监？”他毕竟年少，提到宫廷，只想到除了皇帝老子跟公主外，就只有一群太监了。

她失笑。“谁要你当太监？你这样俊秀的功夫，当太监太可惜。人没有十全十美，我自幼身骨奇弱，所以不能习武；你一身好武艺，留着杀人太浪费。”他闻言又呆了下。从没有人赞美过他，因为他的容貌太显眼，十人里有九人都能猜中他的出生，他的身体也烂了很久——“小兄弟，你几岁？”“我……十五。”他直觉答道。

谭砬砬突地伸出手指到过剑锋，留下一道血痕；他还来不及反应，就见她抓住他的手指也划下一道。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“咱们义结金兰吧！我大你三岁，你为弟，我当兄。”“谁要跟你……”话未完，又瞧见她将彼此血流不止的伤口贴合。

“改命吧。难道你不曾想过脱离现在的生活？被仇恨蒙蔽你的心眼，就这样过一生？杀人只是图痛快，真正的胜负在最终，你不想让旁人瞧瞧你这样的出生能走到怎样的地步？”“命岂能说改就改？你说得容易！”“我说能改就能改！”她微笑道：“我是命硬之人，只要我说会改，连天也得服我。

你跟着我，会有这么一天的！”她的笑多自信满满啊！望着她的笑，他的心念动摇了。谁不想往上爬？但他从出生那一刻开始，就注定一生一世要窝在臭水沟里，她……如跟他一样的出身，为何会有这样的自信？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向彼此相贴的指头。

是他多心吧？竟觉流进他指头内的血好烫，缓慢而细绵地流到他的心肺之间，让他的五脏又冷又热，一时之间打起轻颤来——痛，痛死了。

胃痛、手痛、心也痛。

饿极所以胃绞痛；被绑的指头尚渗着血迹，伤口一动就痛；她的心……也好痛，不是为他的遭遇心痛，而是心痛自己将伤口划得太大。

她一向少受伤，除了血难止外，她极不变留下疤痕，这是她的怪癖。

她懒懒地坐卧在地上，半眯着眼打量四周的景物。方才被掳来，不及细观四周，现在才发现自己处在假山之间，被假石的阴影所挡；从她的角度往前瞧去，能瞧见一方庭院。

“不是住户……”夜深人静，远远传来吆喝声。她恍悟，低语：“是客栈！这小孩算机灵，懂得藏身客栈，他预备在此将我杀了，藏在假山之间，必要好几天才会发现尸首。而他将面纱拿下，换上普通衣服走出去，任谁也不知他是谁……”好险好险。

他见她饿得昏了头，搁下她去寻食物了。

搁下她，表示他信了她的说辞，但那只是表面，那孩子多半还是不信她的，只是他一时心软，找个名目放了她而已。

如果她够阴，就该趁此机会逃之夭夭，而非坐在这里等着他回来救济。

“他也算善良，比起大哥来好多了。我逃了，他依旧徘徊在臭水沟里，直到有一天他杀人不成，反被杀了。”有点小聪明的人，多半爱自言自语。“可是我又不是开慈善堂，方才是权宜之计，认他为弟，只会给我带来麻烦。做人啊，还是得像大哥一样狠，才有生存之道。”正在沉吟之际，眼角忽然瞥见一抹影子。

一名黑衣人走进她的视线。

她以为是殷戒，正要探出头看看他带了什么吃的，忽觉此人身形不对，连忙躲进假山之后。

一股奇异的腐败之味又飘进鼻间。

她微楞了一下，连忙闭起嘴，将呼吸调浅，小心地从石缝间望出去。

那黑衣人轻步走到一间客房门前，倾耳聆听房内言语。他的侧面被黑布蒙住，但身形分明是……唉，她暗叹。考功名当官，才当几日官，日子就过得如此精采，真搞不懂为何读书人都爱当官？过了一会儿，房内之人似乎要走出来，黑衣人一跃到屋檐上。门板“嘎”地被推开，出来的是四、五名道士。

胃痛、手痛、心痛，现在还要加上头痛！

如果说，她此时此刻走出去，是不是就不必瞧见待会儿这黑衣人的狠心？又是谁说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？什么福？此地分明是醉仙客栈，可恶！

“你们各自回房休息吧。”为首的道士说道：“明日一进宫，自有章大人引荐。若是得圣上欢心，将来为师受封，好处也少不了你们。”“师父……当今圣上祈求长生道，咱们可连什么是长生不老药都没亲眼瞧过，万一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为首道士低喝。“长生不老药，为师心里有数。明日谁敢胡乱说话，别怪我不曾警告过……什么声音？”屋檐上的黑衣人抽出匕首，一跃而下。

“有贼！”他的手脚极快，直接撂倒了一名小道士。

好狠，即使原先已揣测他的个性几分，但亲眼目睹他杀人，心里震撼依是难以言喻。

“你是谁？”邵道士骇叫，连连退后，见他匕首刺来，急忙拂尘挡他。“救命……救命，有贼啊——”他喊道。

那一双锐眼凌厉地锁住他；匕首再刺来，划过他的腰际，他痛叫一声，将两旁小徒推向黑衣人，即往外跑去。

黑衣人见状，身手俐落地击开小道士，欲追向外面，耳畔忽然响起——“你……你是谁？难道你也是强盗？”飞倒在假山前的小道士颤声道，指着假山里。

假山有人？黑衣人暗惊。疾步上一刀解决小道士，回头向假山内望去，见到假山内壁贴紧着一人，瞧不清楚。

他微微侧开身子，让月光泄进假山，半眯着眼注视那张阴影下的容貌，他顿觉错愕。

随即，他的眼里流露杀机，再度握紧了沾血的匕首。

“我……什么都没有瞧见。”谭砬砬虚弱地笑。抚着胃，暗恼自己极差的运……他上前一步，双目注视着，杀意未减。